

中国当代作家



系列

贾平凹

秦腔

浮躁·白夜·商州·土门·高老庄·怀念狼

病相报告·高兴

天狗·五魁·鸡窝洼的人家

制造声音·火纸

丑石·进山东·五十大话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



系列

贾平凹

秦腔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腔/贾平凹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12
(中国当代作家·贾平凹系列)
ISBN 978-7-02-006418-2

I. 秦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9918 号

责任编辑: 包兰英 装帧设计: 刘 静
责任校对: 杨益民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秦 腔

Qin Qiang

贾平凹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27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7.75 插页 4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-7-02-006418-2

定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

贾平凹



中国当代作家·贾平凹系列



中国当代作家·**贾平凹**系列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

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12月

要我说，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。

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，都是些狼，眼珠子发绿，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。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，一个梨子，说太多的奉承，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，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，让树慢慢枯死。这些白雪都不知道。她还在村里的时候，常去包谷地里给猪剜草，她一走，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里，脚窝子一直到包谷地深处，在那里有一泡尿，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，回头能发现脚窝里都长满了蒲公英。她家屋后的茅厕边有棵桑树，我每在黄昏天爬上去瞧院里动静，她的娘以为我偷桑葚，用尿涂了树身，但我还是能爬上去的。我就是为了能见到她，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跌破了头。清风街的人都说我是为吃嘴摔疯了，我没疯，他们只知道吃嘴，哪里晓得我有我的惦记。窑场的三魁端了碗蹶在碌碡上吃面，一边吃一边说：清风街上的女人雪白雪长得稀，要是还在旧社会，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！他这话我不爱听，走过去，抓一把土撒在他的碗里，我们就打起来。我打不过三魁，他把我的饭吃了，还要砸我的碗，旁边人劝架，说甬打引生啦，明日让引生赔你个锅盔，拿手还比画了一个大圆。三魁收了拳脚，骂骂咧咧回去了，他一走，我倒埋怨劝架人：为啥给他比画那么大个锅盔？他吃他娘的×去！旁边人说：你这引生，真个是疯子！

我不是疯子。我用一撮鸡毛粘了颧骨上的血口子在街上走，赵宏声在大清堂药铺里对我喊：“引生，急啥哩？”我说：“急屁哩。”赵宏声说：“信封上插鸡毛是急信，你脸上粘鸡毛没急事？进来照

照镜子看你那熊模样!”赵宏声帽盔柿子大个脑袋,却是清风街上的能人,研制出了名药大清膏。药铺里那个穿衣镜就是白雪她娘用膏药贴好了偏头痛后谢赠的。我进了药铺照镜子,镜子里就有了一个我。再照,里边又有了白雪。我能在这块镜子里看见白雪,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,这秘密我不给任何人说。天很热,天再热我有祛热的办法,就是把唾沫蘸在乳头上,我也不告诉他赵宏声。赵宏声赤着上身给慢结巴武林用瓷片放眉心的血,武林害头疼,眉心被推得一片红,瓷片割了一下,血流出来,黑的像是酱油。赵宏声说:“你汗手不要摸镜!”一只苍蝇就落在镜上,赶也赶不走。我说:“宏声你把你家的苍蝇领走么!”赵宏声说:“引生,你能认出那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?”我说:“女的。”赵宏声说:“为啥?”我说:“女的爱漂亮才来照镜哩。”武林高兴了,说:“啊都,都,都说引生是疯子,引生不,不,不疯,疯么!”我懒得和武林说话,我瞧不起他,才要呸他一口,夏天智夹着红纸上了药铺门的台阶,我就坐到屋角不动了。

夏天智还是端着那个白铜水烟袋,进来坐下,呼噜呼噜先吸了一锅儿,才让赵宏声给他写门联。赵宏声立即取笔拿墨给他写了,说:“我是听说夏风在省城结婚了,还想着几时上门给你老贺喜呀!明日待客着好,应该在老家待客,平日都是你给大家行情,这回该轮到给你热闹热闹了!”夏天智说:“这就算我来请过你喽!”赵宏声说:“这联写得怎样?”夏天智说:“墨好!给戏楼上也写一副。”赵宏声说:“还要唱大戏呀?”夏天智说:“县剧团来助兴的。”武林手舞足蹈起来。武林手舞足蹈了才能把话说出来,但说了上半句,下半句又口吃了,夏天智就让他不急,慢慢说。武林的意思终于说明白了,他是要勒措着夏天智出水,夏天智爽快地掏了二十元,武林就跑去街上买酒了。赵宏声写完了对联,拿过水烟袋也要吸,吸一口,竟把烟水吸到嘴里,苦得就吐,乐得夏天智笑了几声。赵宏声就开始说奉承话,说清风街过去现在的大户就只有夏家和白家,夏

家和白家再成了亲家，大鹏展翅，把半个天光要罩啦！夏天智说：“胡说的，家窝子大就吃人呀？！”赵宏声便嘿嘿地笑，说：“靠德望，四叔的德望高。我就说啦，君亭之所以当了村主任，他凭的还不是夏家老辈人的德望？”夏天智说：“这我得告诉你，君亭一上来，用的可都是外姓人啊！”我咳嗽了一下。夏天智没有看我。他不理会我就不理会吧，我咳出一口痰往门外唾。武林提了一瓶酒来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四叔，叔，县剧团演戏，戏哩，白雪演演，不演？”夏天智说：“她不演。”赵宏声说：“清风街上还没谁家过事演大戏的。”夏天智说：“这是村上定的，待客也只是趁机挑了这个日子。”就站起身，跺了跺脚面上的土，出了铺门往街上去了。

夏天智一走，武林拿牙把酒瓶盖咬开了，招呼我也过去喝。我不喝。赵宏声说：“四叔一来你咋撮口了？”我说：“我舌头短。”武林却问赵宏声：“明日我，我，我去呀，不去？”赵宏声说：“你们是一个村里的，你能不去？”武林说：“啊我没，没没，钱上，上礼呀！”赵宏声说：“你也无力气啦？！”他们喝他们的酒，我啃我的指甲，我说：“夏风伴了哪里的女人，从省城带回来的？”赵宏声说：“你装糊涂！”我说：“我真不知道。”赵宏声说：“人是归类的，清风街上除了白雪，夏风还能看上谁？”我脑子里嗡地一下，满空里都是火星子在闪。我说：“白雪结了婚？白雪和谁结婚啦？”药铺门外的街道往起翘，翘得像一堵墙，鸡呀猫呀的在墙上跑，赵宏声捏着酒盅喝酒，嘴突然大得像个盆子，他说：“你咋啦，引生，你咋啦？”我死狼声地喊：“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哇地就哭起来。清风街人都怕我哭的，我一哭嘴脸要乌青，牙关紧咬，倒在地上就得气死了。我当时就倒在地上，闭住了气，赵宏声忙过来掐我人中，说：“爷，小爷，我胆小，你别吓我！”武林却说：“啊咱们没没，没打，打他，是他他，他，死的！”拉了我的腿往药铺门外拖。我哽了哽气，缓醒了，一脚踹在武林的卵子上，他一个趔趄，我便夺过酒瓶，哐啷摔在地上。武林扑过来要

打我，我说：“你过来，你狗日的过来！”武林就没敢过来，举着的手落下去，捡了那个瓶子底，瓶子底里还有一点酒，他咂一口，说：“啊，啊，我惹你？你，你，你是疯子，不，不惹，啊惹！”又咂一口。

我回到家里使劲地哭，哭得咯了血。院子里有一个捶布石，提了拳头就打，打得捶布石都软了，像是棉花包，一疙瘩面。我说：老天！咋不来一场地震哩？震得山摇地动了，谁救白雪哩，夏风是不会救的，救白雪的只有我！如果大家都是乞丐那多好，成乞丐了，夏风还会爱待白雪吗？我会爱的，讨来一个馍馍了，我不吃，全让白雪吃！哎嗨，白雪呀白雪，你为啥脸上不突然生出个疤呢？瘸了一条腿呢？那就能看出夏风是真心待你好呀还是我真心待你好？！一股风咚地把门吹开，一片子烂报纸就飞进来贴在墙上。这是我爹的灵魂又回来了。我一有事，我爹的灵魂就回来了。但我这阵恨我爹，他当村干部当得好好的偏就短命死了，他要是还活着，肯定有媒人撺掇我和白雪的姻缘的。恨过了爹我就恨夏风，多大的人物，既然已经走出了清风街，在省城里有事业，哪里寻不下个女人，一碗红烧肉端着吃了，还再把馍馍揣走？我的心刀剌着疼，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，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，低头一看，是一条蛔虫。我又恨起白雪了，我说，白雪白雪，这不公平么，人家夏风什么样的衣服没有，你仍然要给袍子，我引生是光膀子冷得打颤哩，你就不肯给我件褂子？！

那天下午，我见谁恨谁，一颗牙就掉了下来。牙掉在尘土里，我说：牙呢，我的牙呢？捡起来种到院墙角。种一颗麦粒能长出一株麦苗，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，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不得到头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我去了一趟戏楼。戏台上有人爬高上低地还

在装灯摆布景，台子下已经很多婆娘们拿着条凳占地地方了，吵吵嚷嚷，听不清谁和谁都在说啥，有小儿就尿下了，尿水像蛇一样突然从条凳蹿出来。书正的媳妇把柴火炉子搬在场边要卖炒粉，火一时吹不起，黑烟冒着。赵宏声猴一样爬梯子往戏楼两边的柱子上贴对联，对联纸褪色，染得他颧骨都是红的。把稳着梯子的是哑巴，还有文成站在远处瞅对联的高低，念道：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不出泼天富贵，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。说：“宏声叔，你这是贺婚喜哩还是给你做广告哩？”赵宏声说：“话多！”屋檐里飞出个蝙蝠，赵宏声一惊，梯子晃动，人没跌下来，糍糊罐里的糍糊淋了哑巴一头。哑巴仍扶着梯子，哇哇地叫，示意我过去帮忙。我才不帮忙的，手痒得还想打哩！场北头的麦秸堆下一头猪瞪我，我就向猪走去踢它一脚。没想这呆货是个图舒服的，脚一踢在它的奶上，它就以为我逗它而趴下了。我呸了一口，不再理它，一股风就架着我往麦秸堆上去，又落下来，轻得像飘了一张叶子。

我现在给你说清风街。我们清风街是州河边上最出名的老街。这戏楼是老楼，楼上有三个字：秦镜楼。戏楼东挨着的魁星阁，鎏金的圆顶是已经坏了，但翘檐和阁窗还完整。我爹曾说过，就是有这个魁星阁，清风街出了两个大学生。一个是白雪同父异母的大哥，如今在新疆工作，几年前回来过一次，给人说新疆冷，冬天在野外不能小便，一小便尿就成了冰棍，能把身子撑住了。另一个就是夏风。夏风毕业后留在省城，有一笔好写，常有文章在报纸上登着。夏天智还在清风街小学当校长的时候，隔三岔五，穿得整整齐齐的，端着个白铜水烟袋去乡政府翻报纸，查看有没有儿子的文章。如果有了，他就对着太阳耀，这张报纸要装到身上好多天。后来是别人一经发现什么报上有了夏风的文章，就会拿来找夏天智，勒索着酒喝。夏天智是有钱的，但他从来身上只带五十元，一张币放在鞋垫子下，就买了酒招呼人在家里喝。收拾桌子去，切几

个碟子啊！他这话是给夏风他娘说的，四婶就在八仙桌上摆出一碟凉调的豆腐，一碟油泼的酸菜，还有一碟辣子和盐。辣子和盐也算是菜，四碟菜。夏天智说：“鸡呢，鸡呢吗？！”四婶再摆上一碟。一般人家吃喝是不上桌子，是四碟菜；夏天智讲究，要多一碟蒸全鸡。但这鸡是木头刻的，可以看，不能吃。

魁星阁底层是大敞屋，没垒隔墙，很多年月都圈着中街组的牛。现在没牛了，门口挂了个文化站的牌子，其实是除了几本如何养貂，如何种花椒和退耕还林的有关政策的小册子外，只有一盒象棋，再就是麻将，时常有人在里边打牌。

赵宏声从梯子上下来，想和我说话，风绕着他起旋儿，他说这是邪气，使劲地扑朔头发。我说扶着这风刚才我上到了麦秸堆上。赵宏声说：“上去了？啊，你好好养病。”我说我真的上去了，麦秸堆上有个鸟窝。文成搭了梯子就爬上麦秸堆，果然从上面扔下来个鸟窝。众人说：“咦？！”赵宏声还是推着我到了文化站门口，问我要不要在后心处贴一张膏药？他说：“不收钱。”我说我真的上去了，他不再理我，探头往文化站屋里看。里边有人说：“是不是幺饼，我眼睛不行啦。”赵宏声说：“你再打一天看啥全是黑的！”牌桌上有夏雨和会计李上善，两人为一个幺饼吵闹。原来夏雨单钓幺饼，将手中的幺饼压在额头上，额头上就显出一个幺饼图案，上善暗示大家都不打出幺饼，等黄了局摊牌，三个人手里却多余着一个幺饼，夏雨就躁了。赵宏声说：“你家正忙着，你也打牌？”夏雨说：“我来借桌子板凳的，刁空摸两圈。”起身要走。一人说：“急啥的？你哥娶媳妇你积极！”一个说：“嫂子的勾蛋子，小叔子一半子么！”

这时候，门口有人说话：“来时我还说这一身衣服脏哩，到这儿了倒觉得干净！”我一回头，是几个剧团人。其中一个老女演员说：“你一到乡下都英俊了！”那人是齿齿牙，微笑了一下，嘴没有多咧，说：“这么还有文化站？”老女演员说：“清风街出了个夏风，能没文

化站？”一直站在牌桌后头看热闹的狗剩往门口看了看，弯着腰就出来。狗剩是五十多岁的人，黑瘦得像个鬼，他把头伸到老女演员面前，突然说：“你是《拾玉镯》？”老女演员愣了一下，就明白了，笑着点了点头。狗剩说：“我的毯呀，你咋老成这熊样啦？！”老女演员变了脸。狗剩要和她握手，她把手塞到口袋里。

事后我听说啦，三十年前县剧团来清风街演了一场《拾玉镯》，拾玉镯的那个姑娘就是这老女人演的，狗剩爱上了那姑娘，晚上行房就让媳妇说她是那姑娘，惹得媳妇差点和他闹离婚。狗剩让名角生了气，上善出来忙解释狗剩没有恶意，只是不会说话，抬脚把狗剩踢走了。

名角是演《拾玉镯》成名角的，她也就一辈子只演《拾玉镯》。她的情绪没有缓过来，中午吃饭前的时候说胃疼，要回去。清风街之所以同意包场戏，就是冲着几个名角，这下要砸锅呀，夏天智就让赵宏声针灸治胃病，老女演员说不用，还要回去。白雪就老师长老师短地恳求，还将夏天智画的秦腔脸谱拿出来，其中一张就是专门画她的装扮的，老女演员才说：“我真的老了？”白雪说：“你没老！”老女演员说：“人咋能不老呢，我是老了。”白雪说：“人老了艺术不老啊！”老女演员说：“那好吧，我不走了，但晚上取消《拾玉镯》，我只来段清唱。”

我本来是不去夏家凑热闹的，上善硬拉着我去，我才去的。白雪穿了双瘦皮鞋，把脚收得紧紧的，真好看。中星他爹信佛，给我说过菩萨走路是一步一生莲的，我看见白雪走过来走过去，也是一溜儿一溜儿的花。赵宏声问我看啥哩，头老不抬，发痴眼儿？他鬼得很，知道我的心思，可我不敢瞅白雪的脸，我还不能瞅她的脚吗？我转了身，对着院子里的花坛，花坛上种着月季，花红艳艳的。赵宏声说：“你今日可别多喝点酒！”我拿手去掐月季叶，叶子颤了一下，我知道叶子疼哩，就松了手。

院子里噼噼啪啪响过鞭炮，上善就主持了宴会。夏家待客虽然没有太多地请人，人还是来了许多。武林是最后到的院门口，他来训斥他老婆，他老婆黑娥来得早，他说：“你，你回呀不不回，一，一，一会儿上礼，啊你是有钱，钱，钱哩？”正好四婶出来，让武林快进去坐席，武林说：“我，我，我，没钱呀婶子！”四婶说：“谁要你上礼呀？！”武林就说：“啊过一个月，是，是，是我娘的三三三周年，你也，也来，啥都不，不，不要带噢，噢。”村主任君亭和支书秦安是相跟着来的，秦安先站在院门口念门联：不破坏焉能进步，大冲突才有感情。就锐声说：“是宏声写的吧，写得好！”上善就拥他们在主桌上坐了，开始讲话。上善能讲话，说得很长，意思是夏风是个才子，白雪是个佳人，自古才子配佳人，那是天设地造的。虽然在省城已办了婚礼，但在老家还得招呼老戚旧亲，三朋四友，左邻右舍，老规矩还是老规矩！那么，东街的本家，中街的他姨，西街的亲家，南沟来的他舅，西山湾来的同学，还有在座的所有人，都把酒杯端起来，先贺咱老校长福喜临门，再祝一对新人白头偕老！都端起酒杯了吧？众人说：“早都端起了，你说得太长！”上善说：那就干杯，都得喝净！干过了，众人都要坐下，上善又说：“先不急坐，再把酒倒上，让秦支书讲话！”秦安就让君亭讲，君亭说我是本家子哥，你讲。秦安说：“我不会说话，要我说呀，对这一对新人哇，我只说一个字，只一个字：很好！”众人都笑了，说：“明明两个字，怎么是一个字？”秦安愣了愣，也笑了，就坐下来。众人也就坐下来。席间，有人给夏天智脸上抹红，夏天智说婚结了给我抹啥子红？众人便起哄：今日不要新郎新娘了，就要你，你得来个节目！夏天智也不擦脸上的红，喃喃道：我出啥节目呀？就叫喊四婶把他画的那些秦腔脸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四婶说：“你咋恁逞能的，拿那些脸谱有啥看的？”夏天智说：“你不懂！”四婶就从柜里搬出一大堆马勺，马勺背上竟都画着秦腔脸谱。我知道夏天智能画秦腔脸谱，但没见过能在马勺

上画，画出了这么多，一件一件竟摆得满台阶上都是。众人便围进去瞧稀罕，你拿一个，他拿一个，掖在怀里，别在裤带上，也有拿了要出院门。夏雨急着喊：“哎！哎！”夏天智却说：“谁要爱上的，就拿上！”众人说：“四叔比夏雨舍得！”马勺立时就被抢光了。夏天智脸上放光，说：“热闹，热闹！我再给大伙放段戏！”又从卧屋取了个台式收音机，拧了半会儿，正巧播放着秦腔曲牌。音乐一起，满院子都是刮来的风和漫来的水，我真不知道那阵我是怎么啦，喉咙痒得就想唱，也不知道怎么就唱：眼看着你起高楼，眼看着你酬宾宴，眼看着楼塌了……我唱着，大家就看我，说：“这疯子，这疯子！”上善就过来拿了一只大海碗，满满地盛了米饭，又夹了许多肉在上面，给我说：“引生，你那烂锣嗓能唱个屁！把这碗端上，好好坐到花坛沿上吃，吃饱！”然后他高声说：“要唱我来上一板！”众人都起哄：“唱！唱！”上善真的就唱啦：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，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，走一步退两步只当没走，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。唱着唱着，一只苍蝇站到了他鼻尖上，他拍苍蝇，就不唱了。音乐还在放着，哑巴牵着的那只狗，叫来运的，却坐在院门口伸长了脖子鸣叫起来，它的鸣叫和着音乐高低急缓，十分搭调，院子里的人都呆了，没想到狗竟会唱秦腔，就叫道：“上善上善，你唱得不如狗！”来运在这场合出了风头，喜得哑巴拿了一根排骨去喂它。但来运叼着排骨不吃，却拿眼睛看我。我也看着来运，我叫：“来运，来运！”来运就卧到我腿前，我看出了来运前世是个唱戏的，但这话我不说破。花坛边的痒痒树下，夏风和赵宏声说话，他们是小学同学，夏风说：“瞧我爹，啥事都让他弄成秦腔会了！”赵宏声笑着说：“四叔就好这个么。也真是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白雪活该就是给你爹当儿媳的。”夏风说：“我就烦秦腔。”赵宏声说：“你不爱秦腔，那白雪……”夏风说：“我准备调她去省城，就改行呀。”米饭里边吃出了一粒沙子，硌了我的牙，我呸了一口米饭，又呸了一口米

饭。起身要走时，秦安过来问起夏风：“新生没来？”夏风说：“没见过来么。”秦安就给夏天智招手，夏天智端着白铜水烟袋走来，两人叽叽咕咕了一阵，我逮听着他们在商量着晚上给剧团演员披红的事，秦安说：“五条呀，一人还得十斤鸡蛋，一袋苹果，这笔账不好报哇？”夏天智吸了一阵烟，就把白雪叫来。白雪就站在我的旁边，她的身上有一股香，她的裤管上粘着一个棉花球儿，我想给她取下来，但我没敢。白雪说：“那就只给王老师一个披红吧，她称得上是表演艺术家了，到哪儿演出都披红哩。”秦安说：“这得和君亭研究一下。”就叫了君亭过来，君亭听了，口气很硬地说：“剧团是村上请来的，当然应该负担人家！”秦安看我，我把脸埋下吃我的饭。秦安低声说：“毕竟是给夏风白雪贺喜来的……”君亭说：“毬，那又咋啦？演戏还不是全村人看，如果没有夏风的婚事，你就是出钱人家肯来？庄稼一季一收的，人才是几百年才出一个，夏风是清风街的一张名片了！咱可以宣布，如果以后谁的事弄到像夏风这么大，家里的红白喜事村上就一揽子包了！咱明事明干，用不着偷偷摸摸的。”夏天智说：“这……”秦安说：“君亭说的也是，那咱班子就算决定啦。包场费一千元，红绸被面一条，还有鸡蛋、苹果都让新生那边办，款项从他的承包费里抵就是。”当下，秦安让夏雨去找新生，夏雨打了一个口哨，来运就厮跟了他，夏雨还说：“引生你和我去！”我看了一下白雪，白雪给各个席上敬酒哩，我说我不去，夏雨恨了恨，从饭桌上拿了一包纸烟才走了。

差不多是鸡都上架打盹了，天还没漫下黑，亮着一疙瘩一疙瘩火云。我在门口啪啦啪啦抖被单，隔壁来顺说：“今日有戏，这天也出祥瑞，怪怪的？”这有啥怪的，秃子，来顺是秃子，天也发了烧么！来顺说：“你才发烧哩！”我就是发烧哩，吃毕宴席回来我睡了一觉，